

# 张宝英在《红豆曲》中的表演

——丝弦剧《红豆曲》观后

■李永格 丁雯



《红豆曲》剧照

石家庄丝弦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戏,属陈年佳釀,历经五百多年,清香依旧。丝弦的行当也同京剧一样:生、旦、净、丑诸行齐备,其表演热烈火炽,粗犷豪放,动作夸张幅度较大,刻画人物细腻传神,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。她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,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广泛影响,在河北地方剧种中占有较高地位,有“昆高丝乱不分家”“一昆二高三丝弦”之说。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曾多次进京演出,受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。早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就为其亲笔题词,程砚秋、张庚、任桂林、马少波等戏剧大家对丝弦剧团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,丝弦戏一度轰动北京。近年来,石家庄丝弦剧团在燕赵艺苑中如一棵娇艳的玫瑰吸引着观众的眼球。

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新排剧目《红

豆曲》,再次让观众大饱眼福、耳福。

《红豆曲》由青年剧作家姚翔琳编剧,上海越剧院艺术总监胡筱坪任总导演,上海京剧院的一级导演王青执导,特邀安徽艺术研究院的文华大奖获得者、一级作曲徐志远音乐设计,唱腔设计林士朝,舞台美术设计韩生,以及灯光、服装、道具、人物造型等诸方面的设计均是特邀著名艺术家担任。如此强的创作班子打造一个戏,在丝弦剧团尚属首创。

演员阵容亦是最有实力的青年演员。一号主人公甄洛的扮演者张宝英,是中国戏曲红梅大奖获得者、一级演员、丝弦剧团当家青衣。她长就了一副

古典美人的坯子,嗓音圆润、吐字清晰、表演细腻、身段边实。曹植的扮演者王会英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,他扮相英俊、嗓音洪亮,是位不可多得

的好演员。曹丕的扮演者张勇是丝弦剧团的二级演员,老生、武生“两门抱”,文武全才。扮演曹彰的刘如铎是一级演员,已故表演艺术家奚延宏的人室弟子、中国红梅奖获得者。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的蔡俊平、张占国、李凤云、赵红丽、高文卯等青年演员,都是近年来才露尖尖角的“小荷”。这出新编历史剧展示了剧团新一代演员的创作实力。

曹氏父子的故事早已广泛流传,曹植与甄洛的故事也受到普遍关注,他们真挚而曲折的爱情故事更是为戏曲家们所青睐,不断被搬演。近年,新编京剧《洛神赋》、越剧《曹植与甄洛》

及粤剧《铜雀台》都是试图在这块花园里培育出夺目的鲜花。《红豆曲》亦是这块花园里培育出来的娇媚、夺目的牡丹。

《红豆曲》的唱词、台词不但文字漂亮,而且很多唱词蕴藏很强的哲理。比如,曹丕屡屡欲加害胞弟曹植,攻击他饮酒误国,曹植下决心戒酒后有这样两句唱“戒酒修身体舒泰,清醒度日比醉难。”曹植被逼做七步诗之后,心情压抑,度日如年,常常借酒浇愁,但愿长醉不愿醒。这种心情应该是“清醒度日比醉难”特别是甄洛的那一段核心唱段,唱词写得好、唱腔设计得也好、张宝英的那荡气回肠的演唱和细腻逼真的表演,更是让观众拍案叫绝。

通过丝弦表演艺术家张宝英的演唱,可以感觉到音乐家林士朝对这板唱下了很大功夫,他对人物的心路历程挖掘得比较深,将每一句唱词都赋予了生命,都赋予了感情色彩。张宝英的演唱更是锦上添花。头一句连着三个“痛”字,张宝英把它处理得很有意境,这段唱是在曹丕、曹植、甄洛三个人物的思想矛盾经过强烈地撞击后,甄洛的一段内心活动。甄洛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,心似油煎,悲痛至极。开唱前的一个丝弦特色鲜明的过门,暗示着甄洛的命运,也可以说是甄洛的音乐形象。接下来是唱出第一个“痛”,第一个“痛”应该是痛恨之“痛”。面对着自己的丈夫硬要逼迫自己去死,对曹丕的“竟断斩夫妻兄弟人伦情”的痛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宝英是用咬牙切齿的唱表现这种情绪。第二个“痛”应该是痛苦之“痛”。甄洛面对逼迫却无力抗争,她对自己的命运万分哀痛,宝英此时两眼饱含着极力隐忍的泪水,用无可奈何的悲伤声调唱出第二个痛。第三个“痛”是惨痛之“痛”。甄洛面对深恶痛绝的曹丕,面对无力回天的惨痛遭遇,面对贵族政治、独裁政治的制约,她又能如何呢?只有呐喊、哀鸣、悲伤。张宝英的第三个痛唱得撕心裂肺,紧接着唱出“彻骨痛”三个字。这三个字用了一个高腔,似一把

宝剑直插云端。正所谓:“刺破青天锔未残”。只一句“痛痛痛彻骨痛”,将甄洛的心迹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接下来“你你你妄为君”一句痛斥、怒骂的唱既有对曹丕的痛斥,也有奚落,此时的甄洛真的看不起曹丕了。骂他没有资格做皇上,没有资格做丈夫,没有资格做兄长。“竟断斩夫妻兄弟人伦情”一句,唱得充满情感,充满感染力,充满着催人生悲的腔调。接下来是丝弦剧种的一个独有的旋律“一马三箭”。这个过门常常在剧情即将推向高潮或转折时使用。接下来是个“越调二板”“甄洛幼年亡兄父,谨奉母嫂女红勤。性嗜诗书时课诵,及笄嫁登袁门厅”。这几句唱把观众引领到甄洛的青少年时期,抒情的旋律伴随着甄洛幸福而苦涩的回忆。她希望听到一句话,是皇权赐死,不是自己的丈夫逼迫自尽!如果是这样的话,“纵然死上千百次,心中有爱也从容”。“心中有爱也从容”一句唱得很舒缓,她心想:宁愿为夫君死上千百次,只要丈夫是爱我的。她想到爱所以心平气和,可事与愿违,她呼唤“子桓啊当年英气今何在?”到如今“只剩下阴沉沉一背影,二十年夫妻爱成恨,到如今千呼万唤都不应”。“二十年”三个字用了一个拖腔,对自己幸福而苦涩的回忆赋予二十年三个字之中。紧接着“千呼万唤”用了一个丝弦女声最高腔。这个腔表现了甄洛对曹丕的强烈呼唤,哪怕喊破喉咙,只要能让夫君回心转意,在所不惜,可惜呀可惜,善良的心难温残暴的人。“都不应”三个字唱得斩钉截铁。“赐死竟是甄洛命?问地问天问神明?”剧作家姚翔琳借甄洛的口发问,问天、问



《红豆曲》剧照

地、问神明:难道说善良的人就应该被皇权赐死吗?难道说善良人的命就应该牢牢地被独裁者掌握吗?这个问题问天天不应、问地地不鸣,神明此刻无话语,只能甄洛自担承。甄洛无力回天,只能去死。“魂魄随风去,天地自由行。”“自由行”三个字唱得如春云舒卷,宛如足踏涟漪,身驾祥云的甄洛飘然而去。“魂魄随风去,天地自由行”两句唱之后,甄洛缓步走向舞台正中,将双臂高高举起,俨然一个即将踏上海浪、云端的造型。加上舞台美术的灯光、烟雾等艺术手段的配合,真是一幅绝妙的《洛神赋》图。恰便似曹植所描写的那样“凌波微步罗袜生尘”。

责任编辑/赵 言

《大舞台》单月号 2009 年第 4 期